

T 2516/79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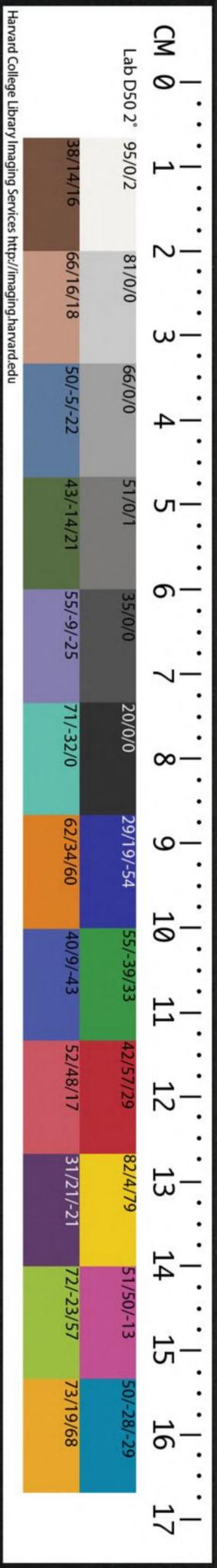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1

卷之三

史一

Made in Japan



晉江陳豐齋刪修

二十一史緯

湖海樓藏板

康熙六十年五月萬策甫散館除編脩恭蒙

聖祖仁皇帝召至熱河珥筆直廬

命以撰述之事其秋七月今刑部尚書靜海勵公廷儀方爲閣  
學以書籍上獻時有

旨并進本朝人所著書勵公進故平湖令宗老壘齋公所刪修  
史緯有頃

命中使取季一函以入良久悉取入藏秘府蓋有當

聖意也策嘗於宗老家獲觀點竄諸史原本殆於朽爛不知披  
尋若干遍手澤浸漬非可以歲月計算其用心之專且久  
如是乃不得踐玉署司芸局以良史才鳴於當代老於邑

史綱一 家月  
令以終識者嘆之然其書卒能上際

聖明畱充乙夜之覽晦於始而耀於後不必逮其身也雍正四年冬萬策承

恩歸里因追敘其事俾興寧令九臯族祖載之簡端所以紀聖祖仁皇帝右文好學搜羅典籍無幽不發之至意且使海內學士有所勉而興焉而無患於目前之未遇著書立說者要諸久遠而已矣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萬策謹序



序

二十一史家不能盡有有亦不能盡讀讀亦不能盡得其用夫不得其用則讀與不讀同昔人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也不讀則有與無同昔人譬之書肆也晉江臈齋先生於仕優之暇取其書而筆削之存其典要刪其蒙雜其損益之概見於先生之自序者不能贊一辭矣國家之理亂君德之盛衰人品之邪正政治之得失禮樂之興廢制度之沿革朗然如星辰之麗天而可目覩也井然如江湖之列地而可親歷也人可以有亦可以盡讀讀亦可以盡得其用先生之用心於是乎至矣然名之曰緯何也作者旣杼柚于懷而

尤望讀者之自爲經也五經者二十一史之權度也而四子之書又五經之門戶也今舉業之弊等四子之書於芻狗未用則設之已用則棄之宜其於經學不得其門戶也經學膚淺宜其於史學如無權而欲知其輕重無度而欲知其長短也亦必不可得矣先生之令嗣九臯君來宰敝邑邑人愛之如慈母乃以先生之書見贈先生里人趙子雙白久寓雲間質正於余余竊因先生名書之意而推其說如此以爲讀史緯者之一助爾度亦先生之心也

康熙丙子七月上浣淞南弟許纘曾拜題



### 史緯序

余嘗謂經之與史異體而同旨史之作也歸於褒善貶惡昭示法戒所以翼經而明道者也孔子作春秋固魯史也出自聖人所手定遂列之於經爲萬世法經與史之非有異旨明矣馬班以來作者代興得失互有言不能盡公才不能盡美五難四患之說從昔歎之然作史難讀史亦難由漢迄元爲史二十有一卷帙浩衍文辭繁費士之有志於學者或力不能致之而藏書之家苦其難竟高閣而不窺者多矣且其間是非錯出信疑相介非有深識遠鑒亦不能逆溯千載而折其衷也豈非讀史之難與作等歟余杜門當湖之上惟探討

載籍以自娛樂春夏多疾取諸史就卧榻觀之日必盡一帙  
始終成敗粹然在目意欲於人才政體所關挈其大要效東  
萊呂氏十七史詳節之例稍輯而廣之勒爲一書遷延未果  
邑宰晉江壘齋陳先生出所著史緯示余芟繁從簡朗暢精  
核抑何其先得余心也先生於經學獨精嘗錄十三經注疏  
而衷以己意名曰經解余會爲序其簡末夫本窮經之識退  
而纂史權衡在心精鑒洞達是非疑信莫不揆其至當而又  
足以汰篇籍之冗省編摩之費此書之成不特爲讀史者所  
宗而亦且有造於作者是可重也謹爲之序而歸之  
康熙辛未仲冬治年家弟高士奇頓首撰



### 史緯序

二十一史之傳世久矣學者病其卷帙浩繁往往束之高閣  
謂不若溫公通鑑紫陽綱目之猶可以博涉而縱覽也然不  
讀二十一史則通鑑綱目無由悉其源委通其條貫而况通  
鑑綱目之所未盡者耶夫史所以紀事實垂法戒舉凡世運  
升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天下國家之理亂一展卷而如覩  
之故必有尚論千古之才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亦必有尚  
論千古之識而後可以閱累代之史史之難作而又難讀也  
如是晉江陳壘齋先生沈深好書嘗手定十三經註疏已復  
取二十一史芟繁就簡參互考訂勒成一書名曰史緯緯之

爲言所以佐經也綱常名教著在典籍尊之爲經是非褒貶垂訓萬世列之爲緯其義一而已矣先生爲予言司馬遷易編年爲敘事以本紀世家列傳撰述帝王統系名臣事蹟以年月表明世次以八書紀時政後之爲史者咸取則焉惟班固漢書堪與之頡頏後漢三國之書猶爲近古然弗逮遠矣由晉迄隋南北擾攘史職曠廢區區摭拾各自成書者瑕瑜不相掩唐書紀志作自歐陽修而列傳非其手製至五代史頗有馬遷之風宋史失之支蔓元史失之卑弱此歷代諸史之大凡也取古人之書校讐討論善者存之否者削之重複者併之紕繆者正之繁蕪者汰之本文闕略者以他書補之

大約纂錄可十之三四而始末貫穿鉅細畢備雖古今懸殊竟如出一人之手此吾修史之大意也大而時代興亡小而名物象數快意則鼓掌擊節憤激則叱咤歔歔心有所得輒加標識其上間有疎漏舛紊所當更定者必旁搜覆按而後得之其前後詞氣不屬意義未顯所當修明潤色者必求合當時之情事本末而後出之此吾所以精思慎擇遲之又久而後成也嗟乎先生之用心若此其爲功於後學者豈小補哉予嘗論近代無信史良由實錄起居所載避忌太多而傳與誌銘又不免浮夸粉飾是必需諸久遠參以野乘雜說諸家之言一切私意僻見屏除之務盡蓋所輯者一朝之紀錄

而所存者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先生歷仕西秦東海以及江  
右所至訪求遺書諏咨名宿二十餘載手無停筆而史緯竟  
成今來宰我當湖大著廉惠聲由其胸次高邁才猷敏練達  
於從政固宜游亦有餘而世之畱心史學者得此一編可以  
洞鑒古今盱衡往事亦愈知先生之學識爲不可及矣予固  
有志焉而未之逮者竊幸此書之成將梓以行世敢忘其固  
陋而爲之序云

康熙辛未嘉平之望治年家舊寅同學弟歸安嚴允肇拜撰



先祖姑夫陳疊齋公博極羣書精核折衷自十三經廿一史  
以及諸子古今文選詩集皆手自疏解刪脩評選從少至老  
窮年討論靡有停筆而史緯一書始纂於康熙己酉年成於  
甲子年授梓於辛未年未竣續刻於甲戌年訖功蓋積十有  
六年而後書成又經十一年而後刻成爲卷三百三十爲篇  
一萬二千有奇其功力之勤且久如是元成爲生也晚未獲  
受誨但得從公孫孝廉士芝觀其點竄諸史遺稿盈笥積架  
幾經數易而成之今其書已進呈

聖祖仁皇帝御覽藏之秘府海內讀史者宗之竊以廿一史各自  
爲部購讀甚難又其中多重複繁衍未有刪修勒成一書叅

互考訂綜核貫穿如史緯者此書出而上下數千年之政治  
人才禮樂制度治亂盛衰開卷竟讀犁然如指諸掌其有功  
於作者嘉惠後學直與十三經註疏並垂不朽矣公之經解  
子鈔文選詩刪皆已成書卷帙浩大未暇開雕藏於家其所  
刻自著詩文集已盛行於世學者讀之亦可以知公一生之  
殫心於著述焉內姪孫蔡元成謹跋



### 史緯自序

經者經也史者緯也經史相須如經緯之相成顧經自五而  
六而七而九而十三止矣十三之中尚書也春秋左氏也公  
羊也穀梁也史已居其四矣文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  
說起今已二十有一矣明史將成且二十二宋史之多三倍  
於漢唐明史若成亦不減於宋無書者不能購有書者不暇  
讀是以史爲度閣之具耳何也曰以其繁也馬班范陳而下  
作者非其中心之所欲爲與其才識之所獨擅往往應詔而  
成總裁無指授之能分局鮮討論之實人旣平庸文自膚淺  
卷帙浩瀚如入大海之中茫無津畔非掩卷而起卽隱几而



易字義以爲奇期期艱澁至使人不可讀此當修者也陳壽加魏書於蜀志之上序劉焉於昭烈之前旣爲有識所譏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嘗爲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紀宋史畱從劾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義則安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爲一帙以後另爲一帙蓋未及合併耳此當修者也如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錄數則易合成一篇難旣加刪削仍貫串穿插復成一傳其援彼入此引後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史者之苦心所以僭曰修而有待人之知我者也又如

王莽傳稍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者以真仁與遼爲兄弟高孝與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永叔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彪炳之勲業卓絕之品行奇偉之文章如秦華之長峙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克大憝情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旣去善惡彌彰合二十一史爲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爲一義總求成其緯之之事以合乎天下之大經而已歲在辛未於當湖授梓未及告成而予以疾歸茲長男善令申江重校續刻期使人易讀易購毋致史書束之高閣後之博學君子疏其義類釋其旨歸亦可知愚父

子暉勉著述之意云爾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月庚申晉江壘齋陳允錫書



史緯總目

史記

卷一至卷十二

漢書

卷十三至卷三十六

後漢書

卷三十七至卷五十六

三國志

卷五十七至卷七十二

晉書

卷七十三至卷九十九

宋書

卷一百至卷一百十一

南齊書

卷一百十二至卷一百十七

梁書

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二十三

陳書

卷一百二十四至卷一百二十七

魏書

卷一百二十八至卷一百四十五

北齊書

卷一百四十六至卷一百五十一

周書

卷一百五十二至卷一百五十七

隋書

卷一百五十八至卷一百六十九

唐書

卷一百七十至卷二百五

五代史

卷二百六至卷二百十七

宋史

卷二百十八至卷二百八十九

遼史

卷二百九十至卷二百九十五

金史

卷二百九十六至卷三百十一

元史

卷三百十二至卷三百三十 終

史緯目錄

卷一史記一本紀

三皇 補

五帝

夏

殷

周

秦

卷二史記二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史記目錄  
卷三史記三書

禮

樂

律

天官

卷四史記四世家

吳

齊

魯

燕

蔡

曹

卷五史記五世家

陳

衛

宋

晉

鄭

楚

卷六史記六世家

越

趙

魏

中山

韓

卷七史記七世家

田齊

孔子

弟子

陳涉

項羽

卷八史記八列傳

伯夷叔齊

管仲

晏平仲

老子

列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廣

吳起

伍員

商鞅

傅里子

卷九史記九列傳

蘇秦厲代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甘茂羅

白起

王翳

卷十史記十列傳

孟子騶衍

荀卿

孟嘗君馮驩

平原君

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范雎

蔡澤

卷十一史記十一列傳

樂毅

藺相如廉頗

趙奢

李牧

田單

魯仲連

屈原

呂不韋

扁鵲倉公

刺豫讓客

聶政

荆軻

卷十二史記十二列傳

李斯

蒙恬毅

田儋榮橫

衛公儀休吏

石奢

滑淳于髡稽

優孟

優旃

貨殖計然

范蠡

白圭

猗頓

烏氏倮

卓氏

孔氏

刁間

任氏

史緯卷首

史記補

本紀

三皇

大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

唐河內司馬貞補撰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本義帝以天言

路史作在位一百六十四年壽一百九十

四歲相去懸絕

五霸之前有共工後有項羽霸亦天地之

荒唐

國運也

荒唐

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句須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或云伏羲之妹

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彊霸而不王以水乘木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

祝融亦諸侯與

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用以教百姓始為稼穡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

相傳易有

義文周孔

未聞神農為六十四

三皇之後  
神農氏獨  
傳稼穡之  
功大也

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訖為妃  
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  
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  
並為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  
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遠云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  
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  
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  
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與於熊耳龍門等  
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

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自人皇以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  
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  
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  
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為自古封  
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  
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  
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古書亾矣不可  
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  
百二十七萬六千載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日九頭

何昇而告  
何人升中  
祭告也

年、字、衍

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六曰  
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  
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佛家謂一合眼歷幾十萬劫善哉  
乃瞬息遊覽三百二十七萬歲也

太山嶽采山... 乃瞬息遊覽三百二十七萬歲也

史緯卷一

史記一

漢龍門司馬遷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本紀

五帝史記補女登為少典妃而黃帝少典之子則二帝同父兄弟也史記與炎帝戰於阪泉未知何從

軒轅至堯  
五世相繼  
為聖帝盛  
至此極矣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幼而徇齊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  
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  
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

此炎帝乃  
神農之後

難論也

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

路史其父  
黃帝  
第五子與  
此不同

左傳云鳳  
鳥適至字  
源云作鸞  
書

財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西陵之女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一曰玄囂，一曰昌意。黃帝崩，葬橋山。

小昊，金天氏者，名摯，亦名玄囂，黃帝之子也。母曰嫫祖，感大

星如虹，下臨華渚而生。帝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

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惟能任道不事心

不動力，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

至，以鳥紀官。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

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淵。在位八十有四載，年一

百崩，葬於雲陽。其神主祀於秋，是司反景，故稱西帝。

在茶陵

二

月令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為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  
 項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史記補以太昊女媧炎帝為三  
 皇按帝皇闕少昊氏非是竊以女媧女主不宜列三皇之  
 數應以大昊炎帝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  
 舜為五帝今亦未敢僭易采綱鑑少昊之  
 事附於黃帝之後以備月令五帝之數云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  
 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  
 化潔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  
 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顓頊崩族  
 子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  
 趾父曰黃帝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

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利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  
 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  
 也時其服也士漑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  
 服從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姬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  
 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  
 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詳見堯典堯立七十  
 年得舜令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凡二十三年而崩

兄尙書者  
 重錄以  
 為經也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舜冀州之人也。居媯汭。父瞽叟頑。後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叟尚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

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緡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此四凶族，堯未能去。舜遷於四裔，以御魍魎。堯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舜乃假於文祖，詢於四嶽，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十有二牧，敦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詳見舜典。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

史記

卷之一

四

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是為零陵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丹朱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容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

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回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夫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一贊無限  
低徊宛轉

夏

夏禹姓姁氏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四嶽曰鯀可堯曰鯀為人方命圯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

殛鯀遜禹  
神聖舉事  
人所不能

之治水無狀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舉鯀子禹使續鯀之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壘壘穆穆爲綱爲紀禹乃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櫓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詳見夏書帝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舜崩三年喪畢禹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卽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帝禹立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舉益任

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辟帝禹之子啟而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啟遂卽天子之位是爲帝啟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申之作甘誓帝啟崩子太康立太康不德畋於洛表羿距於河厥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帝太康崩弟中康立時羲和洹淫廢時亂日命胤往征之帝中康崩子相立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帝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

方方術

桀力能握  
鈎伸鐵作  
瑤臺瓊宮  
以山酒池  
嬖妹喜殺  
關龍逢史

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殪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帝少康崩子宁立帝宁  
崩子槐立帝槐崩子亓立帝亓崩子泄立帝泄崩子不降立  
帝不降崩弟扃立帝扃崩子廙立帝廙崩立帝不降之子孔  
甲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  
有雌雄陶唐之后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  
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  
懼而遷去帝孔甲崩子皐立帝皐崩子發立帝發崩子履癸  
立是為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  
姓不堪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

皆不載

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封夏之後至  
周封於杞夏十七世并羿浞共四百五十八年

殷

詩相土烈  
烈禮冥勤  
其官而水  
死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玄鳥墮其卵簡狄  
取吞之因孕生契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  
五傳至冥十三傳至成湯湯居亳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使  
人聘伊尹任以國政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  
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  
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

詩章顧既  
伐

沃丁書篇  
名今失

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以伐  
昆吾遂伐桀桀敗奔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既紂夏命還亳  
作湯誥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太子太丁未  
立而卒廼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四年  
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太甲顛覆湯之  
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  
善伊尹廼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  
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  
伊尹事作沃丁帝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小甲立帝  
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

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  
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  
之、而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殷復興、諸  
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遷傲、帝仲丁崩、弟外壬  
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遷相、殷復衰、帝河亶甲崩、子祖乙  
立、殷復興、巫賢任職、遷邢、帝祖乙崩、子祖辛立、帝祖辛崩、弟  
沃甲立、帝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沃甲之子  
南庚、帝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  
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殷衰、諸侯莫朝、帝陽  
甲崩、弟盤庚立、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治亳、行湯之

殷兄弟相  
及而亂至  
九世可見  
傳子為正

周書無逸  
甚稱祖甲  
之善與史  
不同

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帝盤庚崩弟小辛立  
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即位  
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  
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  
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傳說武丁  
彤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修政事武丁修德  
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稱高宗高宗崩子祖庚立帝祖  
庚崩弟祖甲立祖甲淫亂殷道衰帝祖甲崩子廩辛立帝廩  
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武乙

武乙震死  
故不稱帝  
天棄之也

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  
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  
雷武乙震死子太丁立帝太丁崩子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  
乙長子曰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  
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敏捷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  
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  
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  
粟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  
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

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西伯之臣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紂廢之。及西伯伐黎國，滅之。祖伊聞之，恐，奔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旣卒，周武王東觀兵，至盟。

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去之。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紂子武庚以存殷祀。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商二十八世共六百四十四年，子長承秦火之餘，詩書殘缺不備，故帝王紀所引尚書與古文多異，同云。

周

禹稷同時  
不窳亦應  
與啟同時  
夏后氏政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渠中冰上飛身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稼穡焉民皆則法之帝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窳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窳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窳卒子鞠立鞠卒

棄是太康  
尸位非夏  
之末造也

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遷國於豳百姓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思其德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攻之與之財物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為乃與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屋室而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古公長子

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古公娶太姜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亾如荆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之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敬老慈幼禮下賢者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

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爲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即戲黎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作豐邑自岐下徙都焉西伯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西伯崩謚爲文王太子發立是爲武王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載文王木主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

十四卦  
義已具  
王演卦  
其

十一月建  
子之月蔡  
沈書傳作  
一月建寅  
之月未詳  
然否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誓。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心，欲武王亟入。倒兵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紂走。反人登鹿臺，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更言武王  
斬紂頭懸  
太白旗夫  
漢高猶以  
王禮葬項  
羽武王乃  
爲此乎且  
不見尚書  
微刪之

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再拜稽首，乃出。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

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為首封，封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

兩王曰再發言也

言之未及營也

維七年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我未定。大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母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乃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衛康叔。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

王命告作多士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  
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  
樂制度而民和睦頌聲作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申告  
以文王武王之所爲作顧命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命畢公保  
釐成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崩子  
昭王瑕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崩於江上不赴告諱之  
也子滿立是爲穆王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閱文武  
之道缺乃命伯冿申誠太僕作冿命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穆天子一  
百五歲西  
每之力與

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  
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絜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  
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爲粲粲美之物也衆  
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康公不獻  
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囂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  
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好利說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載也何可專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害多矣不聽王行暴虐國人

古岡字

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蔬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乃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蔬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王不籍十畝號文公諫弗聽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

宣王善惡  
半者也

天一生水  
陽氣不行  
故川源塞

既亾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王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竭川竭必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亾國之徵也昔伊洛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昔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糝而藏之乃吉於是

布幣而策告之龍亾而縈在積而去之夏亾傳此器殷亾  
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縈流  
於庭不可除使婦人裸而諫之縈化爲玄龜以入王後宮後  
宮之童女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  
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亾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  
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聞其啼哀而  
收之夫婦遂亾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於王  
以贖罪是爲褒姒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幽王遂廢  
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  
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燧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

無寇舉烽火  
元可笑

還大笑否  
余烽火臺  
詩云舉燧  
兵莫至笑  
燧難重開

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  
數舉烽火其後不  
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號石父爲卿用  
石父佞巧好利國  
人皆怨又廢申后也申侯怒與繒西夷  
入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立東  
遷於維維邑辟戎寇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  
由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  
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鄭怨十  
三年伐鄭鄭射傷王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四年周  
公黑肩欲弑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黑肩王子克犇

子頹因寵  
生亂惠王  
失位反國  
乃不以爲  
戒復寵子  
帶甚矣殷  
鑒之難也  
鄭固應伐  
但不當使  
狄伐之耳

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闔立二年王奪大臣園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作亂謀召燕衛師伐王惠王犇温已居鄭之櫟釐王弟頹立莊王嬖姬姚之子也鄭虢君伐殺頹復入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爲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於周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不可王不聽十五

無隱君之  
心可取

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王不聽十六年王紂翟后翟人來伐殺譚伯富辰以其屬死之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襄王出犇鄭鄭居王於汜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紂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王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會之河陽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以辭楚兵乃去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

春秋王子  
猛卒不言  
殺

心立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太子早卒、愛少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次子猛為王、是為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不克、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奔楚、王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諸侯城之、而王城之都廢、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晉、十七年、晉定公入敬王於周、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定王崩、子哀王去疾立、即位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封其弟桓公揭於王城、十五年、考王崩、子威烈王立、二十三年、九鼎震

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十年、崩、弟扁立、是為顯王、初、桓公揭之孫惠公封少子班於鞏、是為東周、班兄武公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為西周、二年、趙魏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

二周此時  
爭戰耶

攻梁而使周止之者  
惡有虞號之變也

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祭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  
西周之寶可盡矣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殺師  
武北取趙蘭離石者皆白起也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  
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  
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過  
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夫射柳  
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三發  
不中前功盡矣今破韓魏殺師武北取趙蘭離石公之功多  
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  
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

厲民寧東  
以不願入  
秦文武之  
遺澤也

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  
必東合於齊矣五十九年秦取韓以城西周恐與諸侯約從  
攻秦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  
獻歸其君於周王赧卒周民遂東以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  
周君於愚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至漢武帝巡狩河南  
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  
其先祭祀子南邑號  
周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東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  
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

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三十八世共八百七十三年。史遷採戰國策作儀秦，雖澤軻政諸傳佳者已十七八，其無可附入者，今附本紀及世家之末，使無滄海遺珠之憾。

秦

大費即伯翳伯翳即伯益五臣之後宜迭起為王按伯益臯陶之子大業即臯陶也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生子太業。太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娶之姚姓之玉女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

紂，并殺惡來。蜚廉死於華氏。蜚廉復有子曰季勝，曾孫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由此為趙氏。季勝弟革，玄孫大駱，居趙城。大駱生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以為附庸，邑之秦。其曾孫曰秦仲，宣王以為大夫，討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趙城、犬丘地為西垂大夫。莊公生子三人，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

寧知秦禍  
不減於戎

襄公莊公卒襄公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  
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邑襄公  
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  
人遂謂取西都于犬戎非取西都于周也  
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  
史遷曰僭端見矣  
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祠上帝西時伐戎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收  
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  
法初有三族之罪文公卒孫寧公立寧公卒大庶長三父等  
廢太子而立出子六年三父等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武公  
誅三父等夷三族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有子曰白不立立其

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二年初伏德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卒  
立其弟成公成公卒立其弟繆公任好四年迎婦於晉晉太  
子申生姊也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以為媵於秦百里奚  
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  
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楚人遂與之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  
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  
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  
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  
食僮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

登用數臣

繆公以甥  
伐舅秦之  
無親久矣

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止  
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  
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  
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  
戰於河曲九年晉獻公卒晉亂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曰誠  
得立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及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  
河西城丕鄭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  
約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  
重耳便繆公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疑丕鄭有間乃殺  
丕鄭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

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  
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請因其饑而伐  
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  
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  
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號射  
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  
公發兵擊之與晉惠公合戰於韓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  
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  
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以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

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見繆公窘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將以晉君禘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繆公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河西地使太子圍爲質於秦秦妻子圍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滅梁二十二年晉公子圉亾歸晉晉惠公卒子圉立秦怨圉亾去乃迎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二十四年秦使人告

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重耳立爲晉君使人殺子圉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繆公不聽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卽敗必於殺阨矣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奇人茲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

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遮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益厚之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狄

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

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  
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三十六年繆公復使  
孟明等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殺  
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尸為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  
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  
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塋雍從  
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

子為國主  
無其德也

不能東征  
以當時言

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  
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狄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  
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况奪之善人  
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太子瑩立是  
為康公康公卒子共公立共公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景公  
立景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孫惠公立惠公卒子悼公立悼  
公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  
庶長黽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立其孫靈公靈公卒子獻  
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  
子立庶長改立靈公之子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秦以

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強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  
從死二年城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  
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  
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  
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  
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  
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  
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  
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

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  
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  
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見孝公說以變法修刑  
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  
戰於外孝公善之拜鞅爲左庶長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  
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爲田開阡陌東地渡  
洛十九年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  
逢澤朝天子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商鞅七年公子卬與魏  
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納河西地十一年縣義渠義渠  
君爲臣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更爲元年七年韓趙魏燕齊帥

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二千九年，苴蜀相攻擊，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而韓又來侵秦。惠王猶豫未能決。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夫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臣聞之，欲富國者，

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天下者務博其德。二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禁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

惠文即惠  
王悼武即  
武王  
他尚為二  
說况緩耶

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强伐取趙中都十年伐取韓  
石章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斬首八萬取地六百里置  
漢中郡惠王卒子武王蕩立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  
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使甘茂伐宜陽拔之斬首六萬武王  
有力好戲力士任鄙身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  
臙死族孟說弟昭襄王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  
逆皆誅惠文后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齊韓魏三國攻秦入函  
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  
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  
公子他而問焉王召王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  
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  
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  
曰鈞吾悔也寧亾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  
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五年魏王來朝  
六年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取八城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留  
之死歸葬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拔五城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王為西帝復去之二十  
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  
郢為南郡楚王走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斬首四萬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擊芒卯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使武安君白起擊趙大破之於長平降卒四十餘萬盡殺之取韓上黨五十年白起有罪死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九鼎入秦西周亾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

周紀云滅東周不載  
賜地蓋微  
子微者也

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太后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哉太后乃止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取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長信侯嫪毐作亂覺車裂以徇相國呂不

韋坐免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居甘泉宮大梁人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亾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亾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說秦王先

亦秦王一善事

取韓以恐他國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以其地為郡十九年王翦盡取趙地得趙王趙公子嘉率其宗人之代自立為代王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使荊軻刺秦王覺之體解以徇使王翦攻燕翦破燕太子軍取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取遼東而王之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使王翦將擊楚虜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為楚王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破楚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遂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二十五年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

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背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遂破之楚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楚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耿耿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

皇帝太上  
皇之稱自  
此始

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今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號號曰皇帝他如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不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楚地

遠不為置王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

黔首義

亦取

一句一韻  
亦古甚

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

二句一韻  
頗似雅頌  
秦無詩此  
亦詩之類  
也蘇軾銘  
偶每用此

經易註作  
去聲與畫  
字不叶應  
作入聲更  
新之意叶  
下書字古  
書元無定  
通而已

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融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作專音集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遂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刻明德。意既已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徐市

史記卷六十一 秦始皇本紀第十一

端襄五十  
二年九鼎  
入秦誣也

史紀 卷之一  
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爲盜所驚，求弗得，乃登之罘，刻石，遂之琅邪。道上黨人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

奏錄圖書曰：「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常逋囚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築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築長城。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

李斯識字  
人乃造偶  
詩書棄  
之律欲  
具五刑  
行乎

功非愚儒所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  
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  
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

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  
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  
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  
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  
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  
山乃寫蜀楚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  
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盧  
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勿遇類物有害之者方  
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真人者入水不

需人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占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

一不驗即死不兼試

之

侯盧亾去諸生何罪

何如之罟琅邪頌德石刻

家身止不驗輒死上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乃亾去始皇聞亾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

褚湘山祀  
九疑前暴  
後恭怕死  
故也  
頌曰夫為  
寄殺殺之  
無罪男乘  
義程妻為  
漁子不  
得母成化

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  
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  
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  
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  
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  
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  
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  
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  
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人海者齋捕巨

廉清數語  
甚佳三句  
韻全首  
無奇刪之

魚具而、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  
遂並海、至平原津而病、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  
咸陽而、璽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天下有變、  
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幸之、高乃與公子胡  
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賜公子扶蘇書、詐為丞相斯、受始  
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及蒙恬死、會  
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  
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年二十歲、葬始皇於鄜

山始皇初卽位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元年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

服今可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羣臣諫者以爲誹

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橐皆令自賫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戍卒陳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強今發郡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

以擊之二世乃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殺之二世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殺陳勝破項梁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不聽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趙高爲丞相竟案殺之三年章邯等擊趙王歇於鉅鹿楚上將軍項羽救之破章邯虜王離邯等遂以兵

史紀 卷之一  
降諸侯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數言關東盜母能爲及項羽虜王離而前章邯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誅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十日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

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無多言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高乃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

秦人嗜殺  
之報

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趙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入關，至咸陽，羣臣百官皆散，子嬰降而秦亡。項羽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

首論始皇

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虛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

史記卷之十一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  
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  
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  
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亾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  
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  
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

上上  
有

制六合執箠梃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  
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爲金人十  
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  
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奮庸繩  
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  
 雲集嚮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夫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  
 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

亦不得

然耳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  
 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  
 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於天下是以  
 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  
 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  
 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  
 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  
 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  
 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

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  
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  
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  
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  
瞽瞍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中主  
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  
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  
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

二世可與  
言哉

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  
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  
無道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  
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  
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  
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  
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  
亾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

子嬰之時不可為

天時人事俱已去矣地勢何為哉

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亾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

此豈庸主所能

世言子嬰

以下總論

說始皇二世則若是若兼言子嬰則不切矣

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伐。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

立言主意亦借秦為喻也

讖緯之言

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班固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帝王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鄒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請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亾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莊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木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虐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詩也

原說下去

者也紀季以鄴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憐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秦以力取天下其得也乃所以失之見於史者斬首一百六十餘萬嗚呼天道不可獨殺欲求長世得乎又曰等死耳子嬰降而見殺何如北地王劉縉自殺於先帝之廟云死生義備未然

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  
 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  
 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  
 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  
 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  
 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

史緯卷二

史記二

表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  
 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  
 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  
 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  
 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  
 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

爲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諸侯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孔子明王道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

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故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爲虞氏春秋秦莊襄王相呂不韋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

陳寶淫祀不足道也

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侯賓之此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

還是天助若云地勢及其後也函谷之固自若公一何速耶

漢高所云卑之無甚高論也

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

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倒句滅虐  
疾之秦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  
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  
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  
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  
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  
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  
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  
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

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  
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  
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  
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  
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文雖短而跌宕多風讀之使人  
悲歌感慨韓退之諸小序本此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尚遠也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  
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  
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四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  
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

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

分則弱矣

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

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焉。明暢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土法哉漢興功臣

三代之侯  
萬二千載  
不及百年  
長河概也

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亾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恣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亾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特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闕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說得亦是

